

# 厄算愷之研究

馬采著



## 目 次

顧愷之的年代、生平和事迹·····	( 1 )
附：顧愷之年表·····	( 9 )
顧愷之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观点·····	(10)
顧愷之“画云台山記”的空間結構在中国画学思想史上的 意义·····	(39)
顧愷之的“維摩詰”——图象的流傳和图样的演变·····	(56)
附录一：顧愷之傳記和傳說·····	(73)
附录二：顧愷之佚文·····	(82)
后記·····	(86)

## 顧愷之的年代、生平和事迹

古來關於顧愷之的記載，不見得很少，其中最值得信賴的，如大家所聞知，首先散見于劉義慶的“世說新語”、檀道鸞的“續晉陽秋”、許嵩的“建康實錄”等書；後來把它加以綜合集錄起來，在正史方面，有“晉書”本傳，在畫史方面，有“歷代名畫記”。除此之外，我們如果不厭其煩，再進行廣泛的搜集，還可以在其他各種文獻中發現有關於他的片言只語。但在這些記錄中，有年代可考的，卻只有“歷代名畫記”中“京師寺記”的引文，以瓦棺寺的駁會為機因的“興寧中”維摩詰象作家顧愷之最初的艺术活動，和“晉書”本傳“義熙初”為散騎常侍。此外得不到任何年代的確證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所能確證的顧愷之的年代，只留興寧（公元三六三年——三六五年）至義熙（公元四〇五年——四一八年）四十二年間（各用它的起年來計算）。而“晉書”本傳則以“年六十二卒于官”擱筆。現在我們根據這几点，並參考其他有關資料，對顧愷之的年代，作一個初步的鑑定。

首先，关于瓦棺寺的建寺经过，“高僧传”很详细地报道了当时的情况：

釋慧力未知何許人，晉永和中來游京師，嘗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。至晉興寧中，自乞陶處以為瓦官寺。(中略)記者云：立寺後三十年，當為天火所燒。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，自然火起，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，明旦見塔已成灰聚。帝曰：此國不祚之相也。即勅楊法尚李緒等，速令修復。至九月帝崩。有戴安道所制五象及戴顓所治丈六金象云云。(高僧傳第十三卷)

竺法汰東莞人，少與道安同學。(中略)汰下都止瓦官寺。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，請講放光經。(中略)三吳負喪至者千數。瓦官寺本是河內玩墓王公為陶處，晉興寧中沙門慧力自乞為寺，止有堂塔而已。及汰居之，更拓房宇，修立眾業云云。(高僧傳第五卷)

安清字世高，(中略)曇宗塔寺記云：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，後有沙門安世高以洪亭廟余物治之。(高僧傳第一卷)

以上說明了瓦棺寺建寺的經過。“建康實錄”却從年代的角度上，給了它若干補充：

隆和二年春二月，(中略)五月以桓溫為揚州刺史，錄尚書事。詔征溫入相，溫辭不從。秋七月丁卯，復征入朝。八月，溫至赭圻，遂城而居之。是歲詔移陶官于淮水北岸，遂以南岸窳處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。(建康實錄卷八)

按帝時(哀帝)置一寺。興寧二年，僧慧力造瓦官寺，在今

县东南三里半井岡东偏也。(同上)

根据这些记录，我們可以略知“历代名画記”所引的瓦棺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它的創建者和支持者是那些人，它的地点、建寺年代以及寺号的由来等等。“京師寺記”由于“历代名画記”的引用，成为我們知道顧愷之画迹的唯一史料。本書的著者，据“高僧傳”(第十三卷)，是宋灵味寺沙門曇宗，內容是有关南朝帝京建康寺塔的記載。其中談到“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設会”，現在把这一段話和上述慧力創建瓦棺寺結合起来看，可知隆和二年(公元三六三年)移陶官于淮水北岸，同时以南岸瘠处之地施僧慧力。翌兴宁二年(公元三六四年)建立一寺，因陶官之名而称为瓦棺寺。而所謂“僧众設会”，当然是以后的事。好得兴宁只有三年，因此問題更受到一定的限定。当然我們不想在这里玩弄瑣碎的考証，去作一年二年的爭論。我們这里从鑑定顧愷之年代的大体上，初步把僧众設会、顧愷之繪制維摩詰象，和瓦棺寺的建立看作同是兴宁二年。正如“京師寺記”所翔实报道，維摩詰象是顧愷之对于瓦棺寺百万錢的捐施。維摩詰象的完成，也就意味着顧愷之作品在瓦棺寺的竣工。因此，我們把佛教史上瓦棺寺的建立，和艺术史上維摩詰象的完成看作同一年間——兴宁二年，并在年代上，把它作为天才顧愷之艺术活动光輝的出发点。

其次，关于散騎常侍的昇迁，除了上述“历代名画記”“晉書”以外，“世說新語”刘孝标注所引丘淵之文章录(顧愷之字長康，晉陵人。父悅，尚書右丞。愷之义熙初，为散騎常侍)，都一致說是安帝时代义熙初年。現在假定义熙初年为义熙元年(公元四〇五年)，由此上溯到兴宁二年(公元三六四年)，其間計四十一年。再

拿“晉書”的“年六十二卒于官”来比照一下，彼此相差滿二十年。由此估計，顧愷之在瓦棺寺繪制維摩詰象时的年华，当在二十岁以下，不能超过二十岁。現在假定他那年（兴宁二年）二十岁，再追遡上去，便可以得到康帝建元二年（公元三四四年）。我們初步断定他生在建元二年（或后一二年），大概不会差得很远吧。当然我們并不坚持他画維摩詰那年一定二十岁。天才超越常軌，是常有的事。誰敢保証他不会在十七八岁时，就發揮了卓絕的艺术才能，掣动着“心敏手运”的妙笔，描繪出那“清羸示病，隐几忘言”，具有高度写实，反映出当时思想趋势的偉大作品呢？現在假定他生年是建元二年，那末，他卒年應該是义熙元年（即为散騎常侍那一年，公元四〇五年）。由此我們初步鑑定顧愷之是生在东晉康帝到安帝的时代，約当公元三四四年至四〇五年，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天才艺术家。

以瓦棺寺画維摩詰的兴宁二年为分界綫，兴宁二年以前，傳記里没有什么記載，完全是一个空白。但我們知道永和二年（公元三四六年）殷浩为揚州刺史，顧愷之的父亲悅之在此前后任揚州別駕。殷浩被廢（永和十年，公元三五四年）后，又历尚書右丞。他的父亲做的官虽不算小，但斟酌京师寺記“長康素貧”那一段話，可知他过的生活并不怎么富裕。在这十有余年間，我們不难想見少年顧愷之，在揚州他的父亲那里，專心一意钻研祖国古典文学，以及学习新时代来自外国的許多宝贵知識。尤其是維摩詰象那样偉大作品的出現，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为了完成这一偉大作品准备好条件，他在佛教經典上和艺术修养上如何刻苦精勵去从事摸索钻研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这沒有留下任何

记录的一段空白，倒要引起我們更大的注意，理由就在这里。“历代名画記”說他师卫协，恐怕就是指这一段时期他对于技术的苦心钻研吧。

兴宁二年以后，我們在傳記里首先看到的，是“桓温引为大司馬参軍”年代不詳的史实。桓温在顧愷之画維摩詰前一年（兴宁元年，公元三六三年）任大司馬，同年又兼揚州牧。我們以为桓温和顧愷之二人的关系，可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关于顧、桓二人的史料，除了“历代名画記”收录世說佚文桓温、顧愷之、羊欣三家論書画之外，还有“世說新語”言語篇江陵津望和桓墓賦詩及同注所引宋明帝文章志。关于桓墓賦詩：

顧長康拜桓宣武墓，作詩云：山崩溟海竭，魚鳥將何依。

人問之曰：卿凭重桓乃尔，哭之狀其可見乎？顧曰：鼻如广莫長风，眼如蒸河决溜。或曰声如震雷破山，淚如傾河注海。

刘孝标在“魚鳥將何依”下註道：“宋明帝文章志曰：愷之为温参軍，甚被亲暱”，因此，当着自已的上司，自己艺术的保护人桓温死后，感到这么悲痛，而至声淚俱下。“晉書”說他“初在温府”，他当日作为参軍在桓温幕下活动的情况，完全不可得知，只有他和杰出的書法家，当时还不过十多岁的少年羊欣，在桓大司馬幕下暢談書画，竟夕忘疲的佳話，由于張彥远的收录保存下来。其次就是江陵津望：

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，会宾僚出江津望之，云：若能目此城者有赏。顧長康时为客，在座，目曰：遙望层城，丹楼如霞。桓即赏以二婢。（世說新語言語篇四部备要本）

这个記事亦見唐知古的“渚宮旧事”，大同小异，抄在下面，

以作比較：

温治江陵城甚丽，会宾僚出江津云：若能目此城者赏。顧愷之为参军，在座，目曰：遙望层城，丹楼如霞。温即赏以二婢。（卷五）

大家知道，“世說新語”对于人名的称呼非常复杂，即同一个人，有时用字，有时用官职，有时用諡号，极不划一。特别是用官职称呼时，往往前后混淆，弄不清楚。上述“桓温征西治江陵城”，究竟是在桓温任征西將軍时的事情呢，抑已累进为大司馬以后的事情呢？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我們认为顧愷之做官，应该在桓温为大司馬以后。因此，“渚宫旧事”說“顧愷之为参军在座”，而桓温已为大司馬，是比較接近历史事实的。

总之，顧愷之在兴宁年間，参加了桓温的幕下，从揚州取道江陵，溯江而上，到了荆州，飽覽山川，遨游名胜，最后也許由此順道入川，而至产生出那有名的“画云台山記”？为了研究这个画家，我們对于他热爱祖国的美丽山川，感到颇为濃厚的兴趣。除了云台之外，会稽、虎丘、天台，无一不在他的笔端流露出它的壯丽秀美。他贊美会稽山川：

顧長康从会稽还，人問山川之美。顧云：千巖竞秀，万壑爭流，草木蒙籠其上，若云兴霞蔚。

这恐怕是“世說新語”長康語中最秀美的佳句，和他的王夷甫画贊“巖巖清峙，壁立千仞”，可說是同工异曲吧。桓温歿后（宁康元年，公元三七三年），中間經過史上著名的淝水大战（太元八年，公元三八三年），一直到殷仲堪任荆州刺史（太元十七年，公元三九二年）約二十年間，是顧愷之的壯年时代，傳記里又留下



了一个大空白。本傳和名画記說他留下了許多文章和画迹，可能完成在这个时期，可惜都已不可稽考了。随后就是他和殷仲堪、桓玄的关系，在年代上又比較鮮明突出。我們知道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在太元十七年，死于隆安三年（公元三九九年）。顧愷之为殷仲堪参军，應該就在这一段时期。此时他已是五十岁左右了。关于这一段时期的記載，“晉書”本傳有顧愷之、桓玄、殷仲堪三家危語了語、隣女画象、图殷仲堪三事；“渚宮旧事”又有顧、桓、殷三家藏鉤戏事。关于隣女画象，“渚宮旧事”說：“顧愷之为殷仲堪参军，善丹青，在荆州尝悦一隣女”，明白指出是他在荆州为殷仲堪参军时的事情。固然傳說的内容，不过故意夸大名匠神技，不可置信。至于藏鉤戏事和危語了語：

殷仲堪与桓元共藏鉤一朋百筹，桓朋欲不胜，唯余虎探在。顧愷之为殷仲堪参军，屬病疾在麻，桓遣信請顧起病，令射取虎探。即来坐定，語顧曰：君可取鉤。顧答曰：賞百疋布。顧即取得鉤，桓朋遂胜。（渚宮旧事卷五、太平广記二二八引）

桓玄时与愷之同在仲堪坐，共作了語。愷之先曰：火燒平原无遺燎。玄曰：白布纏根树旒旒。仲堪曰：投魚深泉放飞鳥。复作危語，玄曰：矛头折米劍头炊。仲堪曰：百岁老翁攀枯枝。有一参军云：盲人騎瞎馬临深池。仲堪眇目，惊曰：此太逼人！因罢。（晉書本傳）

前者說“为殷仲堪参军”，后者說“殷有一参军”，應該都是这个时期的事情，反映了顧愷之做官时公麻居常生活和多才多艺的本領。他和殷仲堪的交情，无疑是桓温以后最深的眷接。隆安三

年（公元三九九年）殷仲堪被杀，从此参军顧愷之的名字就沒有再出現了。到了元兴三年（公元四〇四年），桓玄死后，我們又看到这个老艺人从荆州順流而下，回到揚州，“不悟陛下圣恩所加，登之常伯之列，飾之貂璫之暉”（拜員外散騎常侍表，北堂書鈔五八），于义熙初年（公元四〇五年）做了散騎常侍。关于他晚年的生活，只留下了他和少年謝瞻在月下吟詠的唯一趣話：

愷之矜伐过实，諸少年因相称誉，以为戏弄。为散騎常侍，与謝瞻連省，于月下長詠。自云得先賢风制，瞻每遙贊之，愷之得此弥自力忘倦。瞻將眠，語搥脚人代，愷之不觉有异，遂几申旦而后止。（續晉阳秋一六）

这样，“义熙初为散騎常侍”和前記“兴宁中瓦棺寺云云”相对应，成了顧愷之一生紀年的两个里程碑。

## 附：顧愷之年表

东晋元帝建武元年(公元317年)		
太兴三年(公元320年)	父顧悅之生 (与簡文帝同年)	
康 帝建元元年(公元343年)		顧愷之生(?)
建元二年(公元344年)		
永和二年(公元346年)	殷浩揚州刺史	
永和十年(公元354年)	殷浩廢	
永和十二年(公元356年)	殷浩死	
永和十六年(公元360年)	羊欣生	
哀 帝隆和元年(公元362年)		
兴宁元年(公元363年)	桓溫任大司馬兼 揚州牧	
兴宁二年(公元364年)	瓦棺寺建立	繪制維摩詰象
殷 帝太和元年(公元366年)		桓溫引为大司 馬參軍
太和四年(公元369年)	桓玄生	江陵津望
簡文帝咸安元年(公元371年)		与羊欣論書画
孝武帝宁康元年(公元373年)	桓溫死	
太元八年(公元383年)	淝水之戰	
太元十年(公元385年)	謝安死	
太元十七年(公元392年)	殷仲堪任荊州 刺史	
太元二十一年(公元396年)	謝瞻生	为殷仲堪參軍 藏鈞戏事 危語了語
安 帝隆安元年(公元397年)		
隆安三年(公元399年)	殷仲堪死	
元兴元年(公元402年)		
元兴三年(公元404年)	桓玄死	
义熙元年(公元405年)		为散騎常侍与 謝瞻月下吟詠 顧愷之死(?)

## 顧愷之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观点

顧愷之善画，而人以为癡，張長史工書，而人以为顛，予謂此二人所以精于書畫者也。庄子曰：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。

——捫蚤新話卷九

顧愷之在我国繪画艺术史上今天还流傳着他的画迹，可以由此去仿佛他的艺术面貌，領略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的第一个杰出的画家。他的真正的生平事迹，傳記里記得很簡略，我們現在只能根据其中一些材料，初步考定他大約生于东晋康帝建元二年至安帝义熙元年(公元344—405年)。他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天才艺术家。在他二十岁时(可能还未到二十岁)<sup>①</sup>，就已在当时有名

① 在有关顧愷之历史的記錄中，直接記明年代的，只有“历代名画記”引用“京師寺記”一段，說明顧愷之于“兴宁中”(公元363—365年)在瓦棺寺画維摩詰象，和“晉書”所記“义熙初”(义熙元年是公元405年)为敷騎常侍，……年六十二卒于官。据“建康实录”，僧慧力造瓦棺寺在兴宁二年(公元364年)，顧愷之在該寺画維摩詰，亦必在同一年。这里說他生在建元二年(公元344年)，是在假定他在二十岁时画維摩詰的前提下推算出来的。这时候他至多二十岁。因为如果超过二十岁，便来不及到义熙初为敷騎常侍，年六十二卒于官了。如果未到二十岁，則他的生卒年可能推后一二年(參看“顧愷之的年代、生平和事迹”)。

的瓦棺寺繪制維摩詰象，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贊賞。傳記里还保存下关于他的許多为人所乐道的傳説和事迹，显示了他在生活實踐上一种天真、純摯、富有风趣的个人性格和明朗、乐观、充滿着真性情的流露的生活态度。这在当时被一般人称为“癡”。在关于他的傳説和事迹中，还有一部分是形容他的聪明的。因此，当时有人說他身上“癡點各半”。①

顧愷之不但在繪画艺术上表現了卓絕的才能，而且是一个擅長語言文字的詩人。鍾嶸曾經在他所著“詩品”里，把他列入中品，稱贊他“气調警拔”“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”。他对于自己所作的“箏賦”，②也曾表示自負不凡，認為可与嵇康的“琴賦”比美。③在“艺文类聚”“北堂書鈔”“初学記”等書中，还保存着不少他的秀丽雋美的殘章断句。他那傳誦一时的歌頌会稽山水之美的“千岩竞秀，万壑爭流”④和贊美王衍画象的“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”⑤的句子，可說同工异曲，現在念起来，还是有声有色，

① 初愷之在桓温府，常云愷之体中癡點各半，合而論之，正得平耳。故俗傳顧愷之有三絕：才絕、画絕、癡絕。（“晉書”顧愷之傳）

② 顧愷之“箏賦”：其器也，則端方修直，天隆地平，华文素質，桐蔚波成。君子喜其斌丽，知音体其合濟。驚虛中以揚德，正律度而儀形。良工加妙，輕絳璘彬，玄漆絃响，庆云被身。（“艺文类聚”四十四，“初学記”十六）

③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，顧曰：不賞者作后出相遺，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。（“世說新語”文學篇）

④ 顧長康从会稽还，人間山川之美，顧云：千岩竞秀，万壑爭流，草木蒙籠其上，若云兴霞蔚。（同上晉語篇）

⑤ 顧愷之夷甫画贊曰：夷甫天形瓌特，識者以为岩岩秀峙，壁立千仞。（同上刘孝标注）“晉書”王衍傳作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。又“陶靖节集”里有四时詩一首：“春水满清泽，夏云多奇峯，秋月扬明晖，冬嶺秀孤松”，据說也是顧愷之写的，由于陶淵明的愛賞摘录下来，确实地抓住了每一个季节最突出的景緻，可謂警絕。

耐人寻味。因此，他被当时的人称为三絕：才絕、画絕、癡絕。

顧愷之的偉大貢獻，首先在于他在繪画艺术上的卓越成就。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傳統，成为第四世紀最杰出的画家。他的遺迹已成为偉大祖国民族艺术宝庫里最宝贵的艺术遗产，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。他不但在我国美术史上占着光輝的地位，而且在世界美术史上发放着永远的光芒。近代欧美資产階級美术史家，出于好奇的愿望，把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最大艺术家，被称为欧洲繪画之父的乔托(Giotto di Bondone 公元 1266—1336 年)相比拟。① 乔托生在顧愷之后將近十个世紀。現在把他的代表作品“逃亡埃及”“哀悼基督”和顧愷之遺迹“洛神賦图”“女史箴图”比較，誰都容易看出前者具有缺乏生气的硬直性的弱点(这个弱点由于后来达·芬奇的出现而始被克服)，而对于后者創造生命的天才和毅力感到意外的惊奇吧。顧愷之的光輝成就，在当时就已得到很高的评价。謝安就惊叹他的艺术是“有蒼生来所无”。② 我国古代艺术到了顧愷之，才真正摆脱了表現上的古拙呆滯，变成周瞻完美、生动活潑。他最早提出了描写人物的内心表情、精神特征的高度写实的要求。那哄动一时，后来又受到偉大詩人杜甫的热情歌頌，永傳为艺苑美談的“虎头金

① 戴嶽譯波西尔“中国美术”頁215。

② 謝太傅云顧長康画有蒼生来所无。(“世說新語”巧艺篇)“晉書 作謝安深重之，以为有蒼生以来未有也。“历代名画記”又作刘义庆世說云：謝安謂長康曰，卿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。按并非謝安对長康作此語，当以“晉書”的解釋为当。

粟影”——兴宁年間他在瓦棺寺繪制的維摩詰象，① 據說就很能表达維摩詰“清羸示病”的容貌和病中与文殊师利进行辯論时的“隐几忘言”的特殊神态。② 为了創作当时的生活图画，他描写了同时代許多生动形象。他很注意人物的特点和性格。在画裴楷的肖象的时候，他能够简单地借助細节的点綴，頰上加上三毛，表现对象神情的生动性，使观者觉得“神明殊胜”。③ 他又曾故意把謝鯤画在岩石中間，表示他善于利用背景突出地襯托出人物的特殊性格。④ 还有許多事例，都显示了他的写实态度的坚决。他最得意的工夫是点睛。他曾为人画扇，作嵇(康)阮(籍)都不点眼睛，人問其故，他答道：“那可点睛，点睛便語”。⑤ 他尝說：“傳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⑥ 又說：“手揮五弦易，目送归鸿难。”⑦ 認为点睛是人物画最重要的环节。因为他有了这一套本領，所以能够在繪制瓦棺寺的維摩詰象，临到最后完工阶段，將欲点眸子

① “宣和画譜”卷一：晉顧愷之字長康，小字虎头……尝于瓦棺寺北殿画維摩詰，將毕，欲点眸子，乃謂寺僧曰，不三日观者所施，可得百万，已而果如之。杜甫瓦棺寺詩云，虎头金粟影者謂此云云。又“韻語陽秋”：自古画維摩詰者多矣，陆探微、張僧繇、吳道子皆笔法奇古，然不若長康之神妙，故老杜送許八归江寧詩云，虎头金粟影，神妙独难忘，首長康画在焉故也。維摩詰号金粟如来，虎头者長康小字也。而釋者乃謂虎头为維摩詰相，金粟者釋有金粟，岂不誤哉云云。

② 顧生首創維摩詰象，有清羸示病之容，隐几忘言之狀，陆与張皆効之，差不及矣。（“历代名画記”“論画体工用備写”）。

③ 顧長康画裴叔則，頰上益三毛，人問其故，顧曰：裴儒儻郎有識具，正此是其識具，看画者寻之，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。（“世說新語”巧艺篇）

④ 顧長康画謝幼輿，在岩石里，人問其所以，顧曰：謝云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，此子宜置丘壑中。（“世說新語”巧艺篇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，答曰：端委庙堂，使百僚准則，臣不如亮，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（同上品藻篇）

⑤ 顧虎头为人画扇，作嵇阮，都不点眼睛，送还主，問之，顧答曰：那可点睛，点睛便語。（“玉函山房輯佚書”俗說）

⑥ 顧長康画人，或数年不点眼睛，人問其故，顧曰：四体妍蚩，本无关于妙处，傳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（“世說新語”巧艺篇）

⑦ 顧長康道画手揮五弦易，目送归鸿难。（同上）

时，发挥了惊人强烈的艺术力量，收到了“光彩耀目数日”“光照一寺，施者嗔咽”<sup>①</sup>的巨大效果。

关于顾愷之的艺术作品，“贞观公私画史”“历代名画记”“宣和画谱”都有详细的记录。

唐裴孝源“贞观公私画史”：

司馬宣王象(麻紙白画)、謝安象、刘牢之象、桓玄象、列仙图(上五卷梁太清目所有)唐僧会象、沅湘象、三天女象、八国分舍利图、木雁图、水府图、廬山图、楞蒲会图、行龙图、虎啸图、虎豹杂鷲图、鳧雁水洋图。

右十七卷顧愷之画，九卷隋朝官本。

唐張彥遠“历代名画记”：

顧画有异兽古人图、桓温象、桓玄象、苏門先生象、中朝名士图、謝安象、阿谷处女扇画、招隐鵝鶻图、笥图、王安期象、列女仙(白麻紙)、三獅子、晉帝相列象、阮修象、阮咸象、十一头獅子(白麻紙)、司馬宣王象(一素一紙)、刘牢之象、虎豹杂鷲图、廬山会图、水府图、司馬宣王并魏二太子象、鳧雁水鳥图、列仙图、木雁图、三天女图、三龙图、絹六幅图山水、古賢、荣启期、夫子、阮湘并水鳥屏风、桂阳王美人图、蕩舟图、七賢、陈思王詩并傳于后代。

<sup>①</sup> 長康又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維摩詰，画訖，光彩耀目数日。京師寺記云：兴宁中瓦棺寺初置，僧众設会，請朝賢鳴刹注疏。……既至長康，直打刹注百万。……后寺众請勾疏，長康曰：宜备一鑿。遂閉戶往來一月余日。所画維摩詰一軀，工毕將欲点眸子……及开戶，光照一寺，施者嗔咽，俄而得百万錢。(“历代名画记”顧愷之傳)



宋“宣和画譜”：

晉顧愷之御府所藏九：

淨名居士图一、三天女美人图一、夏禹治水图一、黄初平牧羊图一、古賢图一、春龙出蟄图一、女史箴图一、斲琴图一、牧羊图一。

此外，散見其他各种记录的，尙有“三教图”“勘書图”“水閣圍碁图”“雪霽图”“洗經图”“吳王研繪图”“卫索象”等。唐宋时代还保存不少他的杰作，到了元代以后，便逐渐减少了。清初卞永誉所著“式古堂書画彙考”登記了五幅。（女史箴横卷、黄初平牧羊图、淨名天女图、清夜游西园图、洛神賦图卷）現在保存下来，可以当作他的代表作品看的，是“洛神賦图”和“女史箴图”。①

“洛神賦图”是以魏詩人曹子建用神話来隱托他失恋后感伤

① 現存和顧愷之有关的作品，除了“洛神賦图”和“女史箴图”之外，还有宋版“列女傳”和故宫博物院所藏“列女傳图”。宋版“列女傳”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翻刻，卷首标题汉护方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刘向編撰，管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图画。清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阮福曾据明內府藏南宋建安余氏刻本重行摹刻，并由其妹阮季蘭依图描画，但图多为南宋人补繪，且屢經傳摹，顧画面目，已不可見。故宫所藏“列女傳图”（仁智傳 臨本不全，新安汪注宋御跋云：“晉虎失列女傳图元跋一十五变，四十九人，男二十四，女二十一，童子四，历岁深远，流落遺散。仆偶得其迹，仅存八变，男十五，女九，童子四，总二十八人，缺七变，二十有一人。后于懿文肅公耳孙家見有蝉翼紙臨本止一十四变，男女童子总四十四，亦少一变，缺五人，卷末有元女方向曾逢原叶夢得跋，因求假摹写，以补真跋之缺处，且并录四跋于后。宝庆改元端月人日識。”現在把两图比較看看，其中衣冠器物，如卫灵公所坐矮屏，漆室女所倚木柱，皆极相似，人物燈扇之类，亦似虎头画洛神賦图，是很好的考古資料，可供參考。按刘向“七略別录”曰：“臣向与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，种类相从为七篇，以著禍福榮辱之効，是非得失之分，画之于屏风四堵。”又“后汉書”皇后紀“順烈梁皇后，尝以列女图画置左右，以自監戒。”宋弘傳“弘当燕見，御坐新屏风，图列女，帝数傾觀之。弘正容言曰，未見好德如好色者。帝即为切之，笑謂弘曰，聞义則服，可乎？”据此可知汉已画列女图于屏风。又据“历代名画記”，蔡邕、卫协都有列女图之作，但俱已失傳。顧等所画始本于汉屏风，觀此犹可見古人形容依法。